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一

李懷光爲部將所殺

舊李懷光傳懷光叛朔方部將牛名俊斬其首以降
新書本傳同而於韓游瓌傳乃云懷光見勢單蹙乃
縊死一書中自岐其說陸宣公集制誥第三卷誅李
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敘此事云渠
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則知非擒獲
伏誅亦非臨陣斬之但爲部將所殺與自縊有別其

事宜核實歸一詔中論平懷光爲馬燧渾瑊駱元光
韓游瓌唐朝臣五人功新舊懷光游瓌傳皆作瓌陸
集談駱元光後改賜姓名李元諒諸人惟唐朝臣新
舊皆無傳

楊子院

新書班宏傳貞元初宰相竇參爲度支使宏以尙書
副之楊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徐粲主之以
賄聞參議所以代之宏不可二人不相合參知帝薄
己乃讓使知張滂與宏交惡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
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

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愚按唐時天下財賦轉

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

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一

雖有此分然此

等使名實無定員其爵秩職掌隨時變易有以宰相

兼領者有以節度觀察等使兼領者楊國忠爲相領

四十餘使新舊唐皆不詳載其職洪邁考得中有度

支

見容齋續筆第十一

至轉運雖有特遣使者而中葉後節度

觀察之兼之者尤多如浙西觀察使李錡領江淮鹽

鐵轉運使是也

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三

轉運在外亦遙隸度支

故楊子院爲轉運委藏則主之者似宜轉運擇置而

度支使及副使乃從中制之及班宏爲正使而關內

諸道轉運復隸之則可見矣楊子院在廣陵舊書溫
庭筠傳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乞索於楊子
院是也轉運委藏他無所見而於楊子特設之且宰
相與尙書爭欲以私人主其事而往來遊客如庭筠
者從而乞索之可見鹽利聚於揚州委積富厚甲於
他道矣蓋自漢初吳王濞盜鑄錢煮海爲鹽見漢書其
時茲地已爲利藪故鮑照蕪城賦云孳貨鹽田鎗利
銅山唐昭宗謂揚州富庶甲天下稱揚一益二見通鑑
則知唐時此地景象

陽劉

新藩鎮淄青李正己之孫師道傳敘師道叛諸鎮奉

詔討之之事有云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將兵自陽劉

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

拒當作距

愚案陽劉當在黃河之

南岍宏正自魏博向南行來至此濟河將取鄆也

鄆州

今東平州

亦作楊劉新五代史唐莊宗紀天祐十四年冬

梁謝彥章軍於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破之十五年正

月梁晉相拒於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

水擊彥章破其四寨通鑑第二百七十卷後梁均王

紀中云貞明三年十二月戊辰晉王旼于朝城大寒

王視冰已堅引步騎度

此乃漯川爲河所行

梁甲士三千戍楊

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
楊劉城拔之四年正月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胡三
省注云晉拔楊劉屬鄆州界之西則濮州界此
西字上當脫東字其下又云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
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
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
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北
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稍引却
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
晉兵乘之梁兵大敗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通鑑

所敘與新五代史是一事但晉拔楊劉城必據有之
斷無退至河北岸之事旣據有河南之城而梁人亦
結寨於此晉人利速戰梁人惡其屢來挑戰故決河
水隔之蓋小支流決之使大則可隔晉軍然則晉王
泛舟測水涉水以攻水落及膝皆指謝彥章所決非
真黃河若真黃河則是時晉兵已據河南河水豈能
陷隔乎新五代史敘事不誤但其文太簡觀薛居正
舊五代史第二十八卷莊宗紀敘此甚詳且云謝彥
章率衆迫楊劉築壘自固又決河水瀾漫數里以限
帝軍則了然矣通鑑不敘彥章決水隔晉軍大非朝

城今屬山東曹州府彼時河奪漯出朝城東情形與
今迴別梁晉夾河之戰總在楊劉德勝蓋欲自東而
西以逼汴梁

蕭復父諱更官名

新蕭瑀附復傳進復戶部尙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
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攷復父名衡非行也此
云父諱乃諱嫌名耳以人臣家諱嫌名至爲改官名

無理甚矣

賈會傳父言忠會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馮宿傳父子華宿出爲華州刺史避

諱不拜蕭五代史雜傳劉昫傳唐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唐人風

氣根沿如此

南衙北司

夫子以北辰比人君記曰南面而聽天下然則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若宦官居宮掖稱北司而以羣臣爲南衙則惟唐之中葉有之諸葛亮云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宮中君所在也府中臣所在也猶元首之於股肱而宦豎挾君以制羣臣天下有不亂者乎新唐李揆傳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口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

忽有非常何以制之揆此論切中情事蓋羽林卽唐之北軍金吾卽唐之南軍當李輔國時宦官尙未專兵柄而兆已見故揆切言之漢呂后崩呂氏欲爲亂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者以兵柄在祿也紀通尙符璽旣持節矯內勃北軍而酈寄復說祿使歸將軍印以兵授勃則諸呂如孤豚矣李揆所謂勃因南軍入北軍也李輔國則欲以北軍兼奪南軍權者也唐中葉後宦官皆呂祿矣而祿肯去兵唐宦官不肯無陳平周勃其奈之何哉

新袁恕已傳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
五王此時南北兵柄在手後乃失之耳又新高宗女
太平公主傳主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
懷貞侍中岑義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
雍州長史李晉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
臚卿唐駿及元楷慈慧範等謀廢天子使元楷慈舉
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義至忠舉兵南衙爲
應羽林與南衙相應則兵柄盡歸之元宗之得以平
此難亦危矣自開元以前史文稱南北非一但中人
未典禁軍亂猶易弭代德兩朝兵權盡入宦官故新

王叔文傳叔文謀取神策兵宦人始悟奪其權王伾
傳伾請中人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藉令叔
文與伾計得行唐且大治自憲穆以下愈不可問新
劉蕡傳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
罪更二帝不能討文宗思洗宿恥方宦人握兵橫制
海內號曰北司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對策曰法宜
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
局或犯禁于南則亾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
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
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

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
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政戎
律附內臣之職賁對策語此段最爲扼要而新李訓
等傳贊又云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
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
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
歿宜哉此贊意尤精賁對策時宦官握兵之勢已牢
固然使訓善謀出以持重如此贊中云云事尙可成
且鄭注謀以羣閹送守澄葬誅之此計亦佳訓反忌
注功成急欲先發所謂以臺府抱關抗精兵宜其歿

者是也要而言之則禍根總在中人得兵

李泌傳據其家傳

舊李泌傳深貶泌之挾左道絕無美詞而新傳大有

褒許與舊絕異觀其論贊則知新所據者其子繇所

作家傳也

宋史第二百三卷藝文志李繇鄴侯家傳十卷

新於繇傳中既斥

其無行傾險淫亂且謂繇之言多浮侈不可信而又

言掇其近實者著於傳豈其每事必欲求異於舊不

顧虛實邪錢希言南部新書卷一云李泌好言神仙

鬼道云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遊處坐此爲人所譏

今有鄴侯外傳一卷陸禔刻入說海者一派詭怪之

談因泌本好左道故小說從而附會通鑑自二百十八卷以下於肅宗時書泌輔導事頗詳以後歷代德兩朝則略去泌事司馬君實誠篤之人殆亦不甚取泌

李抱真傳異同

李抱真傳新舊書稍不同如敘田悅朱滔王武俊反德宗出亾奉天之下舊先言李懷光奔命馬燧李芄歸鎮然後朱泚汴宮闕李希烈李納皆反此下方言帝幸梁州懷光亦叛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中以山東三州抗羣賊新書因如許節次與抱真無涉於帝狩

奉天下卽並書希烈納懷光反文誠省淨却不顯抱
真之歷盡羣凶危疑中赤心無貳一段血誠矣興元
初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之下新書有由倪國公進義
陽郡王抱真德政碑董晉撰班宏書今在潞安府城
內予有拓本其標題可識者有昭義軍字下空有支
度營田兼澤潞字下空有邢字下空有州觀察處置
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字下空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義陽郡字下空有
公字下空有銘字凡五十字軍下當是節度字潞下
當是磁字司下當是空字郡下當是王字李字公下